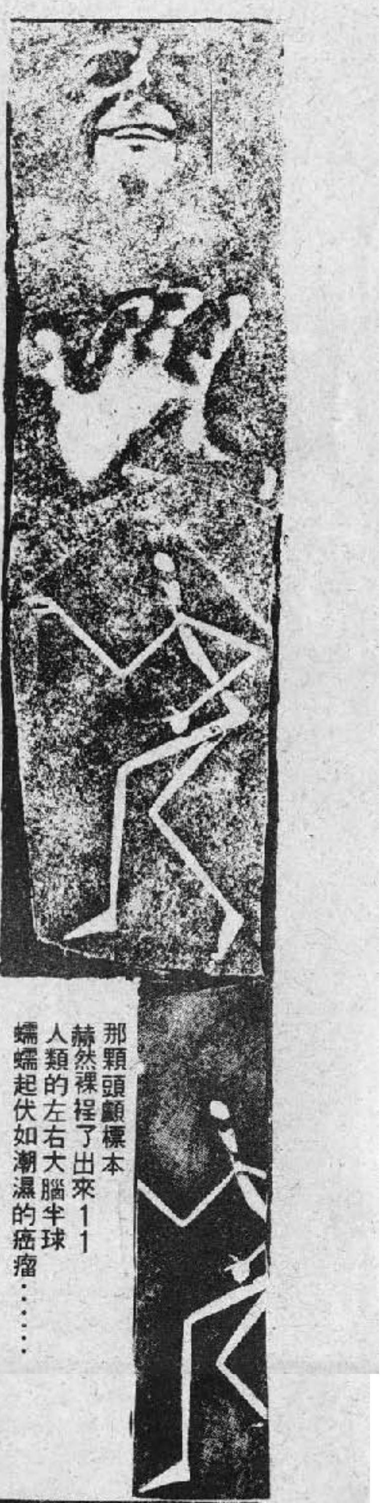
我們祇擁有一個地球

李笙



（1）
你可以瞭解我在回程上的哀愁嗎？
你可以瞭解我在億萬光年外的孤寂嗎？
你可以瞭解我對祖星的惦念嗎？
你可以瞭解我聽到你名字時的惶急嗎？

窗外迅速地飛過了
一顆
不知名的星球

寂靜無聲
我枯坐不斷變型的宇航艦內
徒然地任血液澎湃衝撞
彷彿一名
心懷古邦國榮耀與恥辱的
戰敗俘虜
（戰爭中的火之羽翼陸續回來
找到了記憶的基地
自億萬光年之外……）

（2）
許多來不及走避的行人
和木訥肅穆的樹木，在
核雨襲擊中，無辜地
萎縮。
在龜裂暗惡的天空大氣層偶爾
驚掠起數百艘虐殺的飛艦
並且在所有大厦大厦的盲點與盲點哭
聲與哭聲虛妄與虛妄野性與野性之間
「地球或將進入另一個盤古——」
我無意識地轉動
電腦複製的立體地球儀
撫摸着它
漸漸腐蝕的地表……
「$\frac{2}{3}$的自然生態幾乎燬滅。」
電腦目無表情說。
我因頓地投望窗外：

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
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燈燈燈燈燈燈燈燈燈
光光光光光光光
都都都都都
暗暗暗
了
‥

（3）
「愛已淪陷在枯黑的屍骸……」我悄悄
越過廢墟中滾滾溢出的熔漿
拾起了全城中唯一
未被損傷的一顆頭顱
悄悄走向煙霧滲和着血腥的傾斜長廊‥。
「啊，祢還未離開……」我跪泣
祂已塌陷半邊的雕象
彷彿聽見
一縷發自異次元的聲音：
「你唯一的希望
就是尋找
我們久已遺忘的
愛……」

（4）
我忍着惡臭謹慎地切割、剖開
那顆頭顱標本
赫然裸程了出來——
人類的左右大腦半球
蠕蠕起伏如潮濕的癌瘤……
「啊，那不是地球的形象嗎？」我驚呼
「並且充滿了變率的菌類……」
（光年在密室外默默流過……）
「我終於找到了，」我舉髮狂舞
「地球人博大的愛的表現方式——」
電腦熒光屏上清楚顯示
它的分子結構式：

犧
牲
犧牲犧牲犧牲犧牲犧
牲
犧

（5）
「地球已死！」
我茫然讀着
跨星傳眞而來的報紙
和黑框的訃告——
一陣落寞的紅雨無聲滑下……
自我愧疚遺恨的心上
感覺自己多麼像一名
宇宙遊子
虛　無
飄　浮……
窗外迅速地飛過了
那顆
脫軌而去的月球
循着地球的方位，我
依稀看到
佔據的硝煙紫霧，和
滿天飛散的繽紛標語……
「那或者是人們最後的抗變。」
我暗忖。

（6）
我們祇擁有一個地球
我邁近時終於看清了
標語上寫着這樣的警句。

風鈴

藍波

風　乃無心
吞噬了寂寞的垂餌
你拉高尖銳喉音叫嚷
把風的走姿
急急促促
告訴整座樓閣空間

記憶
是錄音器已失修
叮鈴叮鈴
挑動了心角　脈脈
一縷沉睡已久的思念

一朵蓮　曾
把蓮子變奏　一支
叮嚀的口琴
風　而嗚咽
而嗚咽不成相思的季候
許多窗口上的風鈴
啞了
墜子
斷了

風啊
因何不轉向疾走
却牽動風鈴春心蕩漾
叮嚀叮嚀
喚起一個難忘的小名 ♥

風雨前

醉蝶

一陣腥風吹起，隨着過街老鼠的四竄，捲起街道上隱藏的一股霉臭，隱隱約約的，讓每個敏感的鼻子爭相獲得了情報，帶着竊喜的宣傳着，讓耳朵都不安份起來。

接近了，接近了，那種跫音，穿着隱形的鞋子，噠噠的策馬前來，誰都猜不透這會不會是一場絕無人性的風雨，許多人在猜測着，大街小巷，麻雀受騷擾的閒嘴，青蛙在午夜的街道上沉默跳過，有人開始詭異的戴上面具，企圖一場午夜的謀殺，一宗無需審訊的懸案。

金錢，如夏娃，散發最原始的誘惑，在不知不覺中，有整形師爲它裝上手足，以每一個齒噬人的張牙舞爪，企圖俘虜那些乾僵了的神聖。

街頭上，開始播放着很廉價的熱誠，街尾高低不平的伸出了長長的頸子，很童話的等待每一個季節性的圓滿。

賣着誠懇的臉譜將會趕工的拍賣着，到處的侵佔你的視線，戲院，燈柱，樹身，巴士站，電話亭，建築物，左轉：爲民服務，右轉，自由社會，前進：公平對待，後退：維護利益。你陷入困圈，想起你唯有的一個選擇，一個賭注。

誰是俠士？誰是英雄？誰甘做一粒卒子？殺過這股狂瀾？痴者忘狂，權利在一小撮人手中玩得稀爛，受詛咒的是明月下腥臭的江湖，豪情俠骨毀滅的年代。

信仰、膜拜、奴隸的見風轉舵捧不出英雄來，有人在暗角落哭泣，有人在偷笑，劍氣漸失浩然的氣質，鈍了，枯守一座沒有靈氣，孤絕的城域！

所謂民族，是種誘惑，抽象得你目光迷眩，最終却發覺這是污染了的字眼，讓你想起那條陰溝里的污水，作嘔着，又讓你飄泊在半空，受季候風的淫威擺佈着。

名利，在做畸形的膿發，江山美人在偷貪婪的心，這是場驚心的陰謀。

江湖的悲哀就這麼長長長長下去…………

● 從文字中我們將訊息思想感情恆古流傳於人世間、是文字提昇了我們潛伏澎湃的意識，還是我們的潛能提昇了文字的魅力??

有時候我們會聽到一些人鼓吹用尋常淺白易懂的文字來創作，將我們的所見所聞用平白的句子完完全全一樣一樣的寫出來，就像拍攝相片一般，只要快門一按就了事，不須暗房再加功，然而這樣子實實在在寫出來的東西今時今日是否仍有其價值??那樣淡淡平平的句子能否化腐朽爲神奇??用平凡的文字來寫平凡的東西，在文學程度普遍低劣的地域也許會深得民心，可是我們要的却是廣大遠景，以其迎合大衆的口味，數十年如一日拘泥囚困於某種框框，何不把大衆的口味給提昇，共勉共勵，塑造一個更完美的文學新紀元。

● 第七十八期煙火中李笙文友的詩作『海邊紀事』，首段最後二句『而我們困頓的倚着斷木／多麼像一名潛逃的士兵，流亡來此』，『我們』與『一名』之間，排誤幽見，查作者原稿中原我，在刊出時卻被誤植成『我們』，謹此更正，并向作者致歉。另外，第七十九期煙火中揚城文友的『二〇〇〇〇年後，當風捲起沙塵滾滾』，第七段第四句實爲『暮色層層疊疊捲湧過來』，『暮色』和『層層疊疊……』之間并沒有分隔。詩講究結構完整，文字精煉，一字之差可能破壞整體美。編煙火版，校稿貼版由編者進行，有何錯誤概由編者負責。校稿貼版時有時會如此些，雖然力求盡善盡美，卻也不能萬無一失，刊出時見到錯別字出現，不只如沙石入眼，編者簡直感到針尖刺心，以後當更要步步爲營，希望能把錯誤減到最少最少。

● 有時候我們渴望尋求創作上的突破，於是絞盡腦汁營造一些方式技巧，這期我們看得出李笙刻意經營詩句上的造型。下一期該是『煙火』三週年紀念了，如果你此刻有好的作品在手上，那麼請不要猶豫了，立刻寄給我們好嗎??還有你對『煙火』有所評語的話，也一併寄來，提供意見，以求進步，我們急着等，盼着登!!

（赤絲子）

人世間

80
砂朥越星座詩社
文藝雙週刊
P.O. BOX 1280,
93725 KUCHING.